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徐春羽卷

碧血鸳鸯

(第二部)

徐春羽◎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徐春羽卷

碧血鸳鸯

(第二部)

徐春羽◎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碧血鸳鸯. 第二部 / 徐春羽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 6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徐春羽卷)

ISBN 978-7-5034-9985-2

I. ①碧… II. ①徐…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10008号

整理: 卢军 卢斌 金文君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 100811

电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真: 010-66192703

印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720×1020 1/16

印张: 23.25 字数: 297千字

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定价: 75.0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 四 集

- 第一回 卢永泰智激庄疯子
舒紫云义释秦晋芳 3
- 第二回 虬髯翁万里寻禅师
醉行者单掌劈三寇 17
- 第三回 失度牒百了觅踪
访盗贼群雄设计 31
- 第四回 魁星阁班头失机
苏州堂壮士泄底 42
- 第五回 热血沥肝英雄仗义
察情披目侠客施仁 53
- 第六回 慈心生害褚雄戕官
愤气难消罗刹滴血 67
- 第七回 死高徒良师反目
求佳妇慈母苦心 81
- 第八回 舒紫云抢护杨花堡
奚红雪失陷冷竹塘 89
- 第九回 绝处逢生将军飞至
死里求活公子陈词 98

- 第十回 流水落花儿女情长
含沙射影英雄气短 108

第五集

- 第一回 念游子慈母失心疯
睹怪人老侠萌隐志 119
- 第二回 柔克刚绝艺惊巨丑
粗中细神威退毛贼 131
- 第三回 试牛刀小将初立功
破雁铙群愍齐授首 140
- 第四回 百邪不侵双锤挫敌
二难并至只手逞能 152
- 第五回 重义气卢春走长途
偷西瓜钟符遭诡计 162
- 第六回 一静师太火烧冷竹塘
三侠士失陷莱州府 173
- 第七回 误一念拼命觅情仇
散千金毁家急友难 183
- 第八回 莱州府英雄自首
北京城蠹吏施威 194
- 第九回 施奸诡庄化入樊笼
弄小巧伯玉探府第 211
- 第十回 救师父卞方盗宝
骂贼徒玉柱伤身 227

第六集

- 第一回 毒攻毒二士寻踪
险里险单身御寇 241

第二回	娄拱北大闹静远堂 钱永泰失趣香檀寺	252
第三回	背城借一飞来异士 为国丧元气走豪雄	262
第四回	显身手三丸折俞侗 贪嬉戏一刃死狻猊	275
第五回	老禅师苦口痛陈词 小壮士只身排群寇	289
第六回	显绝艺更逢奇异士 遍行踪一意报亲仇	301
第七回	遭暗算惨死黄天璧 讲人情怒斩陈镇芳	315
第八回	遭惨报活劈阴阳扇 闹顽皮惊退苦罗刹	328
第九回	避火弹假手两将军 冒兵刀伤心双兄弟	341
第十回	病判儿掌击五色鬼 俞伯玉弹打千爪蝎	351

第四集

第一回

卢永泰智激庄疯子 舒紫云义释秦晋芳

第三集《碧血鸳鸯》，说到醉行者大闹刺儿岛，沈洵会合夺镖，病尉迟九头狮子卢春报信，杨花堡江枫求救。醉行者一听卢春说完，当时旁边就气坏了两位，一个是疯子庄化，一个是秃子娄辰，全都要替好朋友拔创。

醉行者一看人心大乱，便狂喊了一声：“秃子，疯子，你们先等一等，什么事这么乱七八糟的？”大家一听，便全又压住声音，静听和尚有什么好主意。

内中沈洵明白，和尚绝不管这些闲事，当下便道：“这里也不是谈话之所，我想三胜镖店的镖，既有陶爷跟着，一定出不了错儿，不如请陶爷先走，咱们再找地方细谈一谈。”

陶进道：“这样一说，我也不和众位说客气话了，我赶紧把货运到地头，再去找诸位道谢，现在我可先走了。”说着向大家一揖，转身追镖车去了。

沈洵道：“咱们往回路上走着，慢慢说吧。”

和尚道：“你们慢慢走你们的，我可没有工夫，我得赶紧回去预备预备，不然等到临时，我可得栽跟斗。”说着话，向大家一点头，说了一声“庙里见！”一伏腰，便像一条火线相似，霎时没了影子。

沈洵叹了一口气，向庄疯子道：“疯子，只因你一时意气用事，要不是和尚赶来帮忙，咱们英名付与流水。”

庄疯子道：“得了得了！罗锅子你别得了便宜卖乖，你要是一知道丢镖的信儿，就想到我那里，咱们会合在一起走，哪里能够丢这么大的人！”

沈洵道：“我得着信儿的时候，钱鼎身受重伤，奄奄待毙，依你说我应当扔下不管？一个人别净挑旁人的毛病，不问自己。你要得了信儿之后，当时就到焦山来找我，一个顺道，费了你什么？你偏要呕气，才闹到两败俱伤，你怎么倒抱怨起我来了？”

俞伯玉从旁边搭话道：“已经过去的事，都可以不必提了，总之你们两个都是爱耍戏，不拿正经事当心。说实在的，这回事真是侥幸，我要不是分了这股道，也就遇不见了。”

沈洵道：“对呀，你不是说上北京约人的吗？怎么会来到此地？”

俞伯玉道：“我原是分的这两股道，原意是先到北京，没有想到半路上遇见了一个朋友，和咱们大家也都是至交，我便托他走了北京那股道，我就往这股道上走下来了。请朋友固然是一件事，不放心镖车也是一件事。恰好我折回头，正赶上钱鼎押着镖车到了这里。按着官站，走不到刺儿岛，不知钱鼎为什么往这股道走下来。夜晚暗中一探听，才知是镖局子伙计出的鬼。原想下去告诉钱龙两个，不过准知道刺儿岛已深有准备，他们就是改道，也一点儿用都没有，只好暗中追随，保护他们一时说一时吧。及至车一进刺儿岛，黄伟出来劫镖，我就知道镖是丢了。即或我过去，我也不敌他们毒药暗器。恰好正赶上姜爷一露面儿，我一看姜爷居然不怕他们毒药暗器，我心里正在一喜，忽然姜爷舍敌不追，我便躲在一旁，听了一个清楚。等到钱鼎带伤往回走，我便和姜爷见了面。一提起来，都不是外人，是我们两个把龙玉柱偷出，再三解救，只是昏迷不醒。没有法子，是我托了姜爷探看刺儿岛动静，我便把龙玉柱送回。又怕疯子见了，我，我，我不做正大光明之事，不该见死不救，所以我没有敢照面儿，假托口气，写了一张纸条，把龙玉柱送回。二次又回到刺儿岛，见了姜爷，知道山寨并没有什么动静，直等到今天。头一个就看见疯子单人进山，我们就知道不好，赶紧从后山往里翻。等我

们到了里面，疯子已然不见，却看见你们几位被毒药暗器所伤，心里着急，一点儿法子没有。正赶上和尚到，大家一乱，厅上没了人，我们才跑进大厅。幸亏我身上带了庄疯子一消散，才把大家救醒过来。今天如果不是和尚到，只怕我们全都难逃公道，只不知和尚何以会来到此地？他和刺儿岛原无宿仇，今天突然伤了和气，不知是为了什么？”

庄疯子道：“这件事我倒知道一点儿。我今天一时大意，被几块狗骨头把我诓进铁库，我身上寸铁未带，还真是一点儿法子都没有，只好是就地一坐，听其自然。忽然后面墙上咔嚓一响，漆黑的屋子居然透出亮光，我还以为是他们要来收拾我，我也没有注意。忽然几声响之后，光亮更大了，我才站起来回头一看，只见墙上突然破了一个碗口大的窟窿。赶紧过去一看，正是百了，手里拿着一根仿佛羊犄角相似的东西，正在戳那墙上的铁。说着也怪，那墙上的铁足有一尺多厚，也不是怎么个缘故，遇见那只犄角，竟自纷纷下落。工夫不大，墙上就有了一个一尺二三见圆的窟窿，我便从那里纵了出来。到了外头，一问他何以来到此地，他说只因这山上的人，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伤了他一个徒弟，他是特意到这里来报仇的，可是后来也不曾听见他提起。这个和尚，现在能为比以前高了，他说他到雪岭去了一次，很得了几件宝贝，那只犄角便是一种，无论五金玉石，都可迎刃而解。他又得了雪莲配成一种药粉，专能防御一切毒气。你们看他今天无论什么样的毒气，他闻了都和没闻一样，就是他那大葫芦里的酒先下了那种药了。还有你们看他身上受了无数的暗器，不但没有伤他，而且吸在他身上，还能反射出来，那却是他禅门一种硬功夫，名叫‘浑元金刚一气法’。可是后来我又直替他担心，就是后来那两个老道，看功夫有绝技，准要比拼起来，还不一定怎么样。要就凭咱们这身上血气的功夫，绝不能是他的对手，这真是托天之福了，才得如此圆满。”

说到这里，娄辰刚要向卢春略说别后的话，只听卢春哎呀一声道：“哟！我怎么这么糊涂？还是把这件事忘了！”

沈洵道：“你忘了什么事？干吗这么着急？”

卢春道：“我听说田正的兄弟柱儿也在此地，我想见着他，把他带走，叫他兄弟见面。”

沈洵道：“你歇了这条心吧。那天钱鼎挨了一‘梅花攒’， he说是田柱所打，今天你四师哥又挨了一‘梅花攒’，虽然没问什么人所打，我想着还许是他。这个孩子心黑手毒，既然如此，大概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劝过来的。现在咱们要紧事太多，可不能净顾这件事，等到将来再说吧。”

卢春一听，也只得罢了。大家回到锦州，找了一个店住下，要吃要喝。吃喝完毕，庄疯子性子最急，方才一听卢春说马彰在莱州不得手，曹凤占被贼人用毒药暗器打死，心里就急了。因为曹凤占是自己多年好友，如今人家好好在徐州家里住着，只因自己一句话，人家命丧他乡，心里十分难过。吃喝才罢，便向卢春道：“方才你气急败坏，说得乱七八糟，我没有听清楚，你再说说莱州府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形。”

卢春一听，先叹了一口气，然后这才说道：“师大爷，这全怪我们师兄弟不好。如果不到荷叶岛请你老人家，你老人家也不会请出姓曹的来。这位姓曹的，能耐武艺是不错，要是比我们那得高十倍百倍。不过这个人脾气不好，艺高人胆大，自知有己，不知有人。才一到莱州府，当天晚上，就对点子见了面儿。要说你老人家荐的人，可真不含糊，一见面就把贼杀得晕头转向，连北都不认得了。贼人败了跑，他老人家往下追，贼人连喊三声看暗器，他老人家不但不躲，而且指着脖子叫。贼人连发三支‘迈门弩’，他老人家躲过两支，中了一支，就在哽嗓咽喉。他老人家一声儿没言语就躺下了，当下莱州府就把他老人家给成殓了。您可记着，他老人家至死口眼不闭，情形十分可惨。在他老人家没到莱州府之先，贼人还不敢十分大干，及至他老人家这一死，可不好啦，莱州府三日之内，连出几十条命案。我们师哥带着几个班头，顾东不能顾西，顾前顾不了后。贼越杀越来劲，爽得杀到了县衙门，行刺知县，虽未身死，知

县身受重伤。正赶上我到了，我一看贼人势力太大，我们人少势孤，绝难取胜，因此我才连夜赶奔刺儿岛，为的是来找你老人家，再给想个什么法子，把贼人拿获，好让那一方百姓安静。没想到半路上又遇到了他们二位，是我沈师大爷给帮忙复夺冷竹塘、杨花堡。”

沈洵道：“怎么？冷竹塘也没了？”

卢春道：“可不是，先丢的冷竹塘，截断桃柳渡，才火烧杨花堡。”

沈洵道：“那么现在江飞哪里去了？”

卢春道：“他们夫妇两个，生死存亡不知。”

沈洵道：“这就怪了，听你以前所说，庄家二女不过是和舒家姑娘有仇，如今占了冷竹塘，火烧杨花堡，这又是跟谁呢？”

卢春道：“这话我可是听他们所说，这次庄家二女，仗着是红雀山的势力，她们要占去四川峨眉山一个山角，意思之间，还是要和我们这边为难。”

沈洵一听，点点头道：“这就是了。”又向庄疯子道，“你看现在事情都出来了，咱们应当怎么个了法儿？”

庄疯子道：“这有什么难？各人的事，各人办。我带着卢春到莱州，我要给我死去的朋友报仇，你愿意怎么样我就不管了。”

沈洵道：“你要上莱州，我就到四川，咱们是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至于别位谁愿到什么地方去到什么地方去，也不勉强。”

俞伯玉道：“我先说下，你们这两边，我是哪边也不去。我得赶紧到北京，我答应了和尚给他约朋友，我这一拐弯，路就远了，我得先走。”

方卫道：“我可不是脱懒，焦山搁着一个钱鼎，我可不放心。人家正在四下和咱们寻仇之际，不能一点儿防备没有，我无论如何，我也得回焦山。”

娄拱北道：“就剩下我了，没有旁的可说，我是得到莱州府走一趟。”

沈洵道：“好，就是这样，今天在这里住一夜，明天咱们再走。”

当下天就不早了，又说了一会子闲话，便各自安歇。舒紫云自己原有一间屋子，一溜七间北上房。舒紫云住在尽西头一间，大家全都靠着东边睡下。卢春多喝了一点儿酒，肚子发胀，便走到后院小解。正在撒得痛快，只觉屁股上叭地就挨了一巴掌，把卢春可给吓坏了，还有半截尿，也没得撒出来，赶紧系好裤子，回头一看，只听扑哧一声笑了，定神一看原来是左金丸俞伯玉。

卢春道：“我一个人的俞大爷，这是闹着玩儿的吗？这要得了尿结怎么说？”

俞伯玉道：“你不用闹鬼吹灯，莱州府跟冷竹塘到底怎么一回事？你瞒得了罗锅子跟疯子，你可瞒不了我，趁早儿说。”

卢春做一个鬼脸道：“您怎么瞧出来了？我也是被逼无奈，虽然有假的，可也有真的，不这么说，他们二位能肯去吗？”

俞伯玉道：“你这小子，胆子真不小，你真敢欺负他们，你可要留神。我早就看出来，如果杨花堡真要被烧，姓江的那孩子还能那么沉得住气吗？”

卢春道：“我的俞大爷，您给包涵着点儿吧，没法子……”刚刚说到这句，只见一条黑影儿一晃，从墙上过了正房，卢春赶紧一拉俞伯玉道，“不好，有人要吃浑！”

俞伯玉也看见了，把手向卢春背后指，卢春会意，翻身往东，俞伯玉往西。翻过大房一看，只见那人已然把刀亮出，细一看不是旁人，正是杨花堡的少主江枫。卢春一看，心想这个孩子可未免差点儿劲，他是来找人帮他的忙，他倒来和人家开玩笑，真是岂有此理。忽然又一想，不对，我出来以前眼看着江枫睡了，怎么这么一会儿他会绕到后头去了？再者说，江枫这孩子，也没听说他身上有什么功夫，怎么突然就能有这么好的本事？即使他练了本事，也不能跟自己这一方为难，可是眼看着就是他，还会有什么错吗？好在大家都不怕什么，又有自己和俞伯玉在外头，想来也不至于闹出什么乱子来，且看看再说。隐住身形，往那边偷看，只见那人手握单刀，一直勾奔西边那间小房窗下。卢春一看，不由怒从心上起，认

准了一定是江枫了，一定是江枫和舒紫云两个人有了什么首尾，这孩子可也真没有出息，将来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何必非要走在这里当着大家现眼，真乃可恶。自己和江飞是师兄弟，岂可眼见师侄如此下流，别人都不知道，自己可全知道，如果自己不动手，要被旁人给拿住，那如何对得起江飞。想到这里，便要往前露出身来，一看对面俞伯玉冲着自己一摆手，便又收住脚步，想着俞伯玉也许是看出什么来了，且再看一看。再瞧那个人，到了窗户底下，一伸手从腰里掏出一个东西来，往窗户上一比画。卢春一看可了不得了，这是下五门采花贼拿的熏香盒子，怎么这孩子会有这个玩意儿？这可事不宜迟，他头一个先奔舒紫云这间屋，就没有好意，如今又拿出这么个玩意儿，更不是什么好意了。倘若他把这间屋里人一熏过去，烟往旁边屋里一串，旁人都中了这种毒气，那如何是好？想着便又想蹦了出去，再一看俞伯玉，仍然是极力向自己摆手。准知道俞伯玉久经大敌，他既不让自己动，一定有可以不动的理，便又忍下不动。再看火折子一晃，那个人把手不住来回直拉，工夫不大，看他把那个盒子收起，一晃身单手一握刀，点了两点头，直奔正屋中间屋门。卢春看着奇怪，你说他没有本事，高来高去，他可全会；你说他功夫不错，怎么连进屋子摘个窗户都不会，还得走正门，真是怪事。眼看着到了屋门，把刀又握了一握，一推门，门就开了。卢春明白，方才是自己和俞伯玉出来，没有带门，那人一晃身，就进屋里去了。

卢春可沉不住气了，一纵身就到了当院，抖丹田一声喝喊：“好你个无知小子，怎么给你爸爸丢人现眼，还不快快给我滚出来！”卢春想着，人家在暗处，自己在明处，往里头一跑，他就许给自己一下子，不如大声一喊，不就把他给喊出来了吗？谁知连喊了两声，连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不由好生诧异。

这时俞伯玉也过来了道：“你不该嚷，这一来，他往屋里一藏，咱们身在明处，岂不是甘受其苦？”

卢春道：“事到如今，也没得旁的法子了。”

俞伯玉道：“还有什么法子？干脆，咱们往屋里闯，不然眼看着人家都进去了，这个责任可全在咱们两个人身上。”

卢春点头道：“好，咱们闯吧！”

说着就要进正门，俞伯玉道：“你先慢着，那可不成，咱们要全都从正门进去，不用别的，只要他往门后头一站，不拘给咱们来上一点儿什么带味儿的東西，咱们就受不了。依我的主意，咱们两个人分东西两头儿进去，他一个人，反正不能在两边。谁要看见他，谁就喊一嗓子，两个人揍一个，无论如何可也就行了。”

卢春点头，奔了西间，俞伯玉奔了东间。两个人到了窗户外头，事情紧急，顾不得再运用什么功夫，一拧身，一抬腿，啜唧唧一阵响，一块大玻璃已然粉粉碎了。两个人借着劲儿往里一平腿，就进去了。屋里黑，看不清楚，卢春正要用脚找炕，就觉着有人兜腰给了自己一手指头，气儿一软，扑咚一声，掉在地下。心想这个孩子，手段可实在不弱，没有想到我会栽在他的手里。心里明白，嘴里可喊不出来，气眼被点，连动都动不了，心里尽盼着俞伯玉赶紧从那边屋里过来，好救自己。谁知听了一听，一点儿声儿也没有了，在屋里待的工夫多了一点儿，再看什么可就能够看见一点儿影子了。这屋里是靠山墙的炕，自己正躺在炕沿底下，身子虽然不能动，眼睛可看得见。一看这屋里，不但没有江枫，连舒紫云也没有，谁把自己给点倒的，也不知道，心里可就乱了。正在这时，只见这屋通着那屋挂着的门帘忽地一起，滴溜溜从外头进来一毛团，来到卢春面前，就地一伏身，就趴在卢春身上了。卢春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说我的妈，我们身在绿林道，吃的江湖饭，可没有讲迷信的，不过今天这个事，可是太邪了，这是什么玩意儿？莫非这个店里，有屈死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怪事出现？刚往这里一想，那毛团滴溜溜又滚出去了，卢春这个时候心里跟做梦一样。

正在恍惚之际，只听炕上有人说话，正是舒紫云的声音：“地下什么人？怎么黑天半夜，跑到这屋里干什么？趁早儿给我出去，不然我可要拿宝剑剁了。”卢春干着急，说不出话来，就见舒紫云从炕